



列傳卷第六十九

儒林上

范曄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昆

汪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揚倫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
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
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三克
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
卦黃帝之後於蒞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
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栢榮之
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
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

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

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中

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駕胡廣漢

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
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于乘萬騎去駕公不

在國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
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
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

臺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

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園遶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

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

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
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

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武通議是又詔高才

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

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

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

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

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

席席謂函文注云謂講問朋徒相視怠散學舍

積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牧兒堯豎

至於新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

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居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

之科負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太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自是

遊學均成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

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

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

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

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

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大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揚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

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

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

滕囊

滕亦滕也音徒恒反說文曰滕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

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

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浪盡焉東京學者

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

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

師資所承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

且

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

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

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

梁丘賀

前書讎字長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

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

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

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

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母將姓也母讀曰無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賈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本縉屬山陽郡本

作縉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

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

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

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兩師王莽世

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

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

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

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魚之幡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

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

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

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
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

山中

郡國志河南
郡有負犢山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

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
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
止風微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
峭崿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
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
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
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
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
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
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

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

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

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

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

年七十時中山解陽馮字孟孫

姓解陽名馮也解音胡尾

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去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

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受

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

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相問任安又

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

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

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

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

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

經鏗鏗揚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
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笄貫耳抱外
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
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
旄頭又以戟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
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
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
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
常切瑳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
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
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
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
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
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
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
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
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
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
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
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
籍錄十
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
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

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
卿大會羣臣皆就席馮獨立光武問其意
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
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
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
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
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
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
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訐遂致禁錮論語孔
子曰膚

受之訴注大謂受人之訴辭 世以是為嚴帝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平憑出自繫廷尉有詔

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

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

毀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

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

而貴之彌子殿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

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

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家童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

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

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

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

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

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

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

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
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董
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
易以授揚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
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

及千乘歐陽生前書字和伯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

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

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

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

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

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

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

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

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今世祖平河北到原

武見歆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

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

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

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

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歆在郡教授數百人

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

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十

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

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

上書求代歆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

歆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

辜歆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

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歆命書奏而歆

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

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

子國除濟陰

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

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

丁鴻仕為蘄長

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翽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

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

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

宋弘也

特辟

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

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禹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

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

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

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合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

能於事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

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

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子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

因便冝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少為諸

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

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

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

到未夫官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

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識書

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

之日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

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

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音不罪而亦以

此沉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

夜分不寢盱晚也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

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

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

糞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

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

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

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

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
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

常脩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

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

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

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

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

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禹言太尉

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

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

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

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

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

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

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樓於會稽

猶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

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

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

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僖曰書傳

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不與之言而僂

對也禮記曰無僂言僂音仕鑿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

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

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

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

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

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
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
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
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

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

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
公束縛管仲

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
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
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
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
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
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

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謂聖
御名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

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
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
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
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

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
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
公束縛管仲

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
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
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
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
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
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

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淵聖
御名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精銜恨蒙枉

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
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
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
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太
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
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
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指及
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
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六為
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

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歲極
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
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而徒
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
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
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
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
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
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

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
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
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
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
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熒為崇聖
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
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
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
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
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揚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
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
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
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
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
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
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
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
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

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
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
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
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
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
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
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

後漢及傳六十九
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

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

略曰當斷不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斷反受其亂

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

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

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

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

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

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石

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

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

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

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

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

藩傳籍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

狷志狷狂狷也音綸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

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

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也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
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
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
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



